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三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二　　宋　嚴粲　撰

召南　國風

說已見周南 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朱氏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或謂召南諸侯之風為太王王季之化故曰先王之所以教然摽梅野麕騶虞序皆言被文王之化當從朱氏以為文王也

鵲巢夫人之德也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為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國君積行累功行去聲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疏曰起自父母之家德如鳲鳩歐陽氏曰非鳲鳩乃可以配焉

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維鵲有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疏曰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山陰陸氏曰鵲作巢

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故一曰乾鵲淮南子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戸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太一蓋鵲巢開戸𩀱太一而背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令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梁上

維鳩居之 曰鳩拙鳥也直謂之鳩者也舊說以為鳲鳩鴶鵴布穀戴勝非也鴶鵴音戛菊鳲鳩別解見曹風鳲鳩○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使以生子往往墜雛令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空巢

彼之子于歸 朱氏曰之子指夫人○歸解見桃夭

百兩御之 兩音亮御音迓○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御夫家迎之也

興也鵲巢冬架春成用力勞矣而鳩乃居之譬國君之致爵位非一日之故其積累難矣而是子之嫁乃以車百兩迎之安然來居夫人之位風人意在言外凡言人之賢但稱其服飾之美此言夫人之德亦但稱其坐享成業是其有德以稱之自見於言外矣非文王齊家之化何以致此詩記曰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朱氏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之美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解頤新語曰方之以為其所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曰將送也○䟽曰父母家人送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曰盈滿也○箋曰言衆媵姪娣之多也○䟽曰公羊傳云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補傳曰味盈之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朱氏曰成謂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音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

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祀言可以者謂有夫人之德也

左氏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所謂可者不在物而在人也

于以采蘩傳曰于於也○釋草曰蘩皤蒿皤音婆○孫炎曰白蒿也○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鬻煑同○山陰陸氏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令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葅七月采蘩祁祁所以生蠶也○箋曰以豆薦蘩葅○槊曰祭統云夫人薦豆于沼于沚音止○傳曰沼池也○釋水曰小洲曰陼小陼曰沚陼渚同○疏曰蘩非水菜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曹氏曰采之必於沼沚山澗就以潔之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曰事祭事也

○長樂劉氏曰尊祭祼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賦也言於何處采蘩乎或沼池或沚渚於其旁而采之也於何處用之乎於諸侯祭祼之事而用之也此言夫人之職而可以奉宗廟之意自見矣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傳曰山夾水曰澗○疏曰澗之中亦謂於曲内采之非水中也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曹氏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宮桷注云宮廟也

被之僮僮音同○曰被首飾也即天官追師副編次之次也副編次解見鄘君子偕老追音堆編音

區又如字○疏曰剔賤者或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紒音計髲音避鬄音第亦作髢○采曰天官内司服后六服褘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為祭服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賔客之服首皆服編褖衣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禖不應服次曹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褘音暉揄音揺鞠音菊展音戰禮記作襢褖音彖周禮翟音狄○傳曰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步雖移而服不動之貌

夙夜在公 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被之祁祁 傳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薄言還歸 還音旋○采曰還如字者復也音旋者復返也故還歸皆當音旋字亦作旋釋文於邶泉水還車言邁云此字例音旋更不重出

夫人服首飾之被僮僮然竦敬夙夜在公所而助祭及祭畢則又服其被祁祁然舒遲而旋歸有餘敬也此形容夫人孝敬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朱氏曰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陶音摇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自后妃及夫人自夫人及大夫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也

喓喓草蟲喓音腰○傳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釋蟲曰草蟲負蠜蠜音煩○陸璣曰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山陰陸氏曰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

趯趯阜螽趯音剔螽音終○傳曰趯趯躍也○曰未見阜螽者蝗也蠜也即螽斯也解見螽斯

君子憂心忡忡音充○傳曰忡忡猶衝衝也○槩曰擊鼓憂心有忡疏引出車憂心忡忡為憂

之意

亦既見止傳曰止辭也

亦既覯止覯溝之去○傳曰覯遇也

我心則降户江反○傳曰降下也

興也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聞草蟲喓喓然而鳴見阜螽趯趯然躍而從之感物類之相從而

思其君子故言今未見君子則我憂心忡忡然他日亦既見矣亦既遇矣我心方降下而息其念慮也觸物感時而謹身以待其歸所謂以禮自防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音厥○釋草曰蕨虌虌音虌○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陸璣曰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輟○朱氏曰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言有升南山而采蕨者矣感節物之新而思其君子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音微○陸璣曰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也○山陰陸氏曰禮芼豕以薇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是也豌音剜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曰夷平也○槑曰風雨傳云悅也人喜悅則心平夷其意一也那頌所謂夷悅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音頻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共音恭

采蘋采蘩之推也王氏謂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能循法度此猶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也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爲美乎

于以采蘋傳曰蘋大蓱也蓱本又作萍一本作苹音平○釋草曰苹其大者蘋○項氏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南澗之濱音賓○傳曰濱厓也于以采藻音早○曰藻水菜也○傳曰聚藻也○疏曰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聚藻○陸璣曰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似蓬蒿

謂之聚藻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此二藻皆可食熟煑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佳美荆揚人饑荒可以充食○山陰陸氏曰藻水草之有文者其字從澡自潔如澡也書云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山節藻梲蓋藻非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橑音老二音○今曰毛鄭引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言蘋藻不特可以為豆菹亦可以芼羹也

于彼行潦音老○傳曰行流也○說文曰潦雨水也

于以盛之盛音成

維筐及筥音舉○傳曰方曰筐圓曰筥○曹氏曰筐筥皆竹器也

于以湘之傳曰湘烹也○今曰韓退之盤谷歌云盤谷之泉可濯可湘用此湘字

維錡及

釜錡音蟻釜音輔○傳曰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傳曰奠置也宗室牖下傳曰宗室謂大宗之廟也○朱氏曰室前東戸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奥也○曹氏曰正祭設於奥誰其尸之傳曰尸主也有齊季女齊音齋○傳曰齊敬也季少也○朱氏曰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賦也此詩三章當通作一意看言大夫之祭其宗廟也采蘋於南澗之濵厓采藻於流行之雨潦所薦常物耳盛此蘋藻於筐筥又烹之於錡釜所用常器耳又奠之於宗廟牖下所謂西南隅之奥亦常儀耳然

誰其主此事乎乃齋敬之大夫妻也謂儀物特其常而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左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言在誠而不在物深得詩人之意也詩記曰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禩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敬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　○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其中者曰

荇菜其小者曰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今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薸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祼乎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蘋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薸也今薸止可養魚薸音瓢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音邵○疏曰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言美

文王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詩補傳曰甘棠皆以為武王之詩謂文王雖分岐為周召耳

采地實未嘗往莅其國至武王克商始分陝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於召伯既去之後抑不知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

武王分周召為二伯詩稱召伯是作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二南皆文王詩也

蔽芾甘棠芾音沸○曹氏曰蔽芾蔭翳茂盛也○曰甘棠白棠也○釋木曰杜赤棠白者棠○樊光曰白者為棠赤者為杜○郭璞曰甘棠令之杜梨○陸璣曰小如指酢味可食酢亦作酣說文曰醶也醶力減反○山陰陸氏曰陸璣以為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

曰溢如杜是也勿翦勿伐今曰翦謂齊斷其枝釋文云伐斬木也謂斬伐其幹召伯所茇音跋○箋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

賦也召公當文王為西伯之時奉命出使於召南之國觀省風俗布宣教令嘗止於甘棠之下至武王分陝之後召公為伯召南之人思召公往日之教因愛其所止之樹故言甘棠蔽芾然茂盛勿翦斷其枝勿斬伐其榦此召伯嘗茇舍於其下不可去之也○召公所歷不止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

嘗憩之木而起興耳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者衍文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音拜又如字○棃曰敗謂殘壞之召伯所憩音器徐音熙之去○傳曰憩息也

豈特不可伐去亦不可殘壞之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棃曰謂低屈之挽其枝以至地也召伯所說音稅○傳曰說舍也

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

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召公聽訟尚有彊暴侵陵之事是紂之舊染猶存而文王之化猶未純被之日也

厭浥行露厭厭浥音葉邑○傳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興也召南之國有男侵陵於女而女不從男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言厭浥然而濕者行道之露也我豈不欲早暮而行乎以行道多露之濡已故懼而不敢也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我所以不從男子之侵陵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女音汝何以速我獄傳曰速召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楊氏曰牙壯齒也鼠無壯齒何以穿我墉音容○傳曰墉牆也誰

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女子被誣非遇召伯則不能自明也謂猶言也雀有味而無角味音晝○釋文曰味鳥口也鼠有齒而無牙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唯明者能辯之誰言雀之無角乎雀若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然雀之穿屋實以味非以角也誰言鼠之無牙乎鼠若無牙何以能穿我墉也然鼠之穿墉實以齒非以牙也人見男女之訟孰不疑其有室家之事猶見雀之穿屋而疑其有角

見鼠之穿墉而疑其有牙故謂誰言汝男子於我無室家之事乎若無室家之事何以召我獄訟也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男子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事唯召公之明能察情而決其訟使正女之志得以自伸故繼言汝男子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誣我以訟此非室家之道不與汝為夫婦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故

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梁曰猶言好賢如緇衣

國君齊家而及國其本由於關雎故曰化文王之政

羔羊之皮傳曰小曰羔大曰羊○疏曰大夫之裘宜言羔而已兼言羊者協句也傳以羔羊竝言故以小大釋之素絲五紽音駝○曰紽縫也縫音逢○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數也又曰總數也○疏曰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為數紽亦縫也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紃亦組之類素絲非線也紃音句○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做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

因以為飾○槩曰䟽云韠與裳同色衣與冠同色黑冠朝服冠黒則服亦黑故用黑羔皮為裘而以緇布為衣以裼之袒而有衣曰裼見美也以緇布衣覆之使可裼也必覆之者裘褻也其上乃加朝服此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褎羔裘豹袪是也裼音錫 褎音袖

退食自公朱氏曰自從也公公朝也委蛇委蛇音威移○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

賦也言召南在位之臣服此羔裘以趨朝有素絲織為組紃於五處縫中縫中之緎縫音奉而飾之紽縫之朝紽音逢畢自公朝退食於私家委蛇然舒泰而自得在公之

謹飭勉强可能也退食而委蛇則顯微無間也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隱然可見矣

羔羊之革傳曰革猶皮也○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對文則異散則通素絲五緎音域○傳曰緎縫也縫音逢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當音奉舊亦音逢素絲五總音騘○疏曰總亦縫也縫音逢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言其縫中也總縫謂縫之也

羔羊三章章三句

殷其靁殷音隱靁亦作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西陝諸國之大夫也○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遠行從政不遑寧處處音杵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傳曰殷靁聲也在南山之陽傳曰山南曰陽何斯違斯傳曰違去也莫敢或遑傳曰遑暇也○槩曰或者間或之義不敢或遑則無一時之暇矣振振君子振音貞○傳曰振振信厚也振振有考見螽斯歸哉歸哉錢氏曰哉疑辭

興之不兼比者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召南大夫之妻感風雨

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靁聲在彼南山之南何為此時違去此所乎蓋以公家之事而不敢遑暇也所謂勸以義也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為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傳曰處居也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摽飄之上男女及時也及時解見桃夭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詩述女子之情欲得及時而嫁蓋紂之淫風既微而婚姻以正女無異志必待聘而後行所謂被文王之化也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槩曰摽本訓擊䣎柏舟寤辟有摽是也此詩謂擊而落之其實七兮

求我庶士箋曰庶衆也迨其吉兮箋曰迨及也

興也述女子之情言擊落之餘尚有殘梅其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興女子盛年難久當及時以嫁無使華色之衰落如彼梅也於此衆士之中求擇之以為婚姻當及此時日之吉懼良辰之難得而易失也補傳曰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曰今急辭也

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時過而不留不可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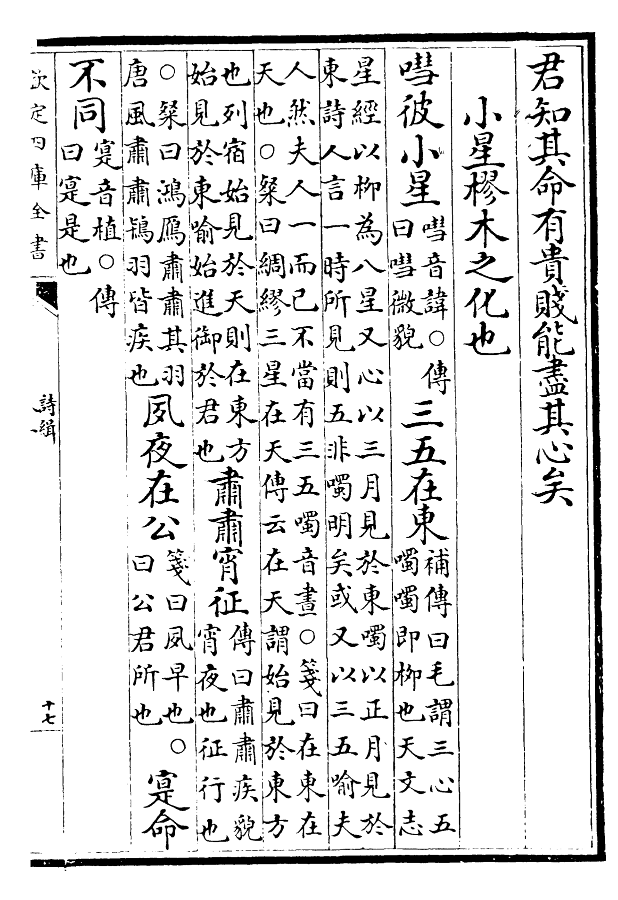
故言及今可以成婚不拘時日之吉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頃音傾塈音餼○頃筐解見卷耳○傳曰塈取也○槩曰塈字從土本訓塗令言取者謂取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歐陽氏曰謂相語也之於地需地濕也

摽落之後有梅在地令以畚筐就地取之葢盡落而無在木者時愈過而女心切矣男當先求於女令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去聲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樛木之化也

嘒彼小星嘒音諱○傳曰嘒微貌三五在東補傳曰毛謂三心五噣噣即柳也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噣明矣或又以三五喻夫人然夫人一而已不當有三五噣音晝○箋曰在東在天也○箋曰綢繆三星在天傳云在天謂始見於東方也列宿始見於天則在東方始見於東喻始進御於君也肅肅宵征傳曰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箋曰鴻鴈肅肅其羽唐風肅肅鴇羽皆疾也夙夜在公箋曰夙早也○曰公君所也寔命不同寔音植○傳曰寔是也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言嘒然而微者衆無名之小星也或三或五始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夜行之疾以進御或早行或夜往以在公所而不敢當夕者是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傳以三五指心柳三作特三柳本非五不必指心柳也朱氏曰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音森○傳曰參伐也昴留也○疏曰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銑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

宿然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斿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參伐也昴六星留言物成就繫留也○補傳曰參昴比小星為大蓋以喻娣媵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音儔○傳曰衾被也裯襌被也襌音單○詩記曰禮記玉藻注襌無裏○箋曰抱衾裯待進御寔命不猶傳曰猶若也

參昴雖大星然其星非一亦止可喻娣媵夫人一而已言小星之中參昴為大小星不敢比參昴猶我衆妾不敢比娣媵貴賤有等級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媵音孕○疏曰媵妾也古者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婚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爾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嫡音的○疏曰嫡謂妻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沱音駝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程子曰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侍君

江沱之間以所見起興董氏以序為失詩旨非也

江有汜釋水曰決復入為汜○釋水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之子歸不我以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詩記不我以其後也悔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

興也江則有汜興嫡妻則當有媵也今之子嫡妻之

嫁歸始不我用其後乃悔也

江有渚音煑○釋水曰小洲曰渚渚作陼○傳曰水岐成渚之子歸不我與詩記曰吾不與也之與不我與其後也處音杵○朱氏曰處安也

江有沱傳曰沱江之別者○釋水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釋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疏曰禹貢梁州荊州皆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二州皆有也之子歸不我過音戈○詩記曰言不我顧也不我過其嘯也歌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今考王風字作歗此字作嘯○補傳曰嘯長吟也○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也○詩記曰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懽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音君惡無禮也惡烏路反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說文曰麕麞也○陸璣曰青州謂之麇春秋傳云六麇興於前是也○山陰陸氏曰崔豹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麞如小鹿而美語云四足之美有麃即麞也白茅包之傳曰包裹也有女懷春傳曰懷思也○粲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吉士誘之曹氏曰吉善良也

比也俗有淫奔者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外有

死麕人欲取其肉而食之猶以白茅包裹之恐為物所汚有女子懐春而欲嫁善良之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為此猶今責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為之

林有樸樕二字音僕速樸又音卜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純音豚又徒本反○釋文曰純聚也與屯音義同○槩曰束縛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可以薪野有死鹿可以食人猶有白茅純聚而包束之況有女如玉乃不以禮娶之而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脫音退駾音同○傳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無感我帨兮帨音稅○傳曰感動也帨佩巾也○䟽曰内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巾也無使尨也吠尨音忙○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

此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舒徐脫脫然無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尨其人相近未必便動其帨未必便使尨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與惡人處若將浼焉者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襛音戎又音濃韻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曹氏曰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輦車凡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也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褘翟以至褖衣凡六等褘翟之次即揄翟也凡婦人車服各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車用厭翟服用揄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茀以朝是也令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厭音葉褘音揮褖音彖揄音搖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爲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詩三章

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為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為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

何彼襛矣朱氏曰襛盛也說文曰衣厚貌○唐棣之華棣音第○曰唐棣薁李也蘡薁也即七月之薁也蘡音嬰○釋木曰唐棣栘栘音移○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陸璣曰馬李云薁李也○

山陰陸氏曰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偏其反而凡木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秦晨風云山有苞棣薁李則薁李非車下李矣璣又云薁李一名爵梅亦名

○榮曰七月疏辯是車下李薁是薁李陸璣以唐棣為車下李本草有郁李注亦云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鬱薁解見七月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

興也言何彼襛襛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下嫁車服之盛美也不繫其夫故以為盛美而誇之王姬雖車服之盛美而不以貴盛自驕故言豈不肅敬雝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唯見其車故

指車以言車中之人朱氏曰夫使人望其車而知其敬且和也則其根於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

何彼禯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傳曰平正也○疏曰平王文王也德能平正天下○曹氏曰猶書稱文王為寧王　齊侯之子朱氏曰言齊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也

何彼禯禯然而盛如桃李之華乎乃文王之孫適齊一之侯之子也桃李亦喻王姬車服之盛故先言文王之孫言文王之孫者以見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故此詩為文王之風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音民○傳曰伊維也緡綸也○朱氏曰絲合而為綸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言釣魚如何乎維絲維綸也釣者以絲綸而得魚猶娶者以六禮而得妻此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釣喻娶者故先言齊侯之子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朱氏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烝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大較言之謂所及者廣耳其實商王猶在未能純被也

彼茁者葭茁則劣反葭音加○傳曰茁出也○疏曰草生茁茁然出○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葭葦之初生者○葭解見七月蒹葭亂三物十一名有考見秦蒹葭一發五豝豝音巴○粲曰吉日發彼小豝謂發矢則中之一發言殺一而已○傳曰豕牝曰豝

于嗟乎騶虞于音吁○曰騶

虞者騶御及虞人也

賦也言彼茁茁然而出者初生之葭也於彼草生之時召南國君出而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翼驅也發矢則必中然止於一發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田獵則騶御及虞人咸在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為文王之化也詩記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茂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少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風

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說音稅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騶御也朱氏孟子解以虞人為守囿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為虞人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山陰陸

氏皆和之司馬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羣且謂般般之獸般同班白質黑章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秉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令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爾雅無騶虞

彼茁者蓬傳曰蓬草名○山陰陸氏曰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莊子云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為舟觀轉蓬而

知為車○朱氏曰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一發五豵音㚇○傳曰豕一歲曰豵于嗟乎騶虞朱氏曰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緝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　經部

詩緝卷三

宋　嚴粲　撰

邶音倍　國風

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疏曰衛云至于頓丘頓丘今為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

鄘云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周南國風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邶鄘先衛也○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與○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亟音器

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袵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

侯不得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於鄘世次也邶柏舟夷王時鄘柏舟宣王時衛淇奥幽王時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頃音傾○疏曰頃侯柏子○今考世家頃侯不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曰衛頃公記名詩夷王時衛衰世也而有柏舟之仁人非無賢也不遇合耳雖仕其朝而不得行其志也君子不遇合則小人親近而得志矣其勢相為消長也此詩皆憂國之言身雖不遇而惓惓於國今誦其詩猶想見其藹然仁人之

氣象也劉向列女傳以鄁柏舟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

汎彼柏舟汎通作泛○今曰汎浮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耿音梗○傳曰猶儆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如有隱憂傳曰隱痛也微我無酒朱氏曰微猶非也以敖以遊敖音遨通作遨

興也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經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汎謂浮於水

流謂聽其自流而無以制之此仁人憂國之言謂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於水而無其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汎而流去耳其將何所止泊乎所謂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喻衛國無賢人以維持之則亦聽其自為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乎猶言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此仁人所以憂國之將敗而儆儆然不能寐如有隱痛之憂也我非無酒可以敖遊而此憂非飲酒敖遊之所能釋

也○舊說柏木宜為舟而不用以載物故汎汎然流於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非也仁人憂在於國不謂巳之不用令以柏舟自喻其材美以汎汎喻巳之不見用即繼之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則其辭傷於廹切而非仁人之氣象矣故舟以喻國流於水中以喻國之靡所底止為此而不寐為此而隱憂然後見仁人之心也采菽言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棫樸言淠彼涇舟烝徒楫之皆言舟之有待於維楫也鄘柏舟言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止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耳所謂柏木宜為舟與汎汎不載物其説皆不通矣二詩皆衛人所作其言宜不甚相遠故知詩人取義不在於柏其用意皆在下句鄁柏舟之意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之意在於在彼中河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朱氏曰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容受之意鑒應而不臧○歐陽氏曰鑒納影在内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粲曰柔則茹之為呑納之意此言鑒可茹與下章言石可轉席可卷意同毛以茹為度今不從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傳曰愬告也亦作訴逢彼之怒

鑒雖明而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有知善惡善則從之惡則拒之不能混雜而容納之也兄弟至親亦不可據蓋意嚮既殊則言不相入故往愬以情而反逢其怒謂已為婞直而違衆此女嬃申申詈予也嬃音須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音捲威儀棣棣音第○錢氏曰棣棣盛也○傳曰常棣華鄂相承其華繁盛故以棣棣形容威儀之盛不可選

也選上聲○詩記曰選擇也

兄弟見怒欲巳改行以趨時仁人於是自誓而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非石之比不可轉也言其堅之至也席雖平尚可卷我心非席之比不可卷也言其平之至也此不以兄弟之沮而易其守也威儀棣棣然盛自有常度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也此處羣小之間而雍容不失其常度也

憂心悄悄曰悄悄憂貌愠于羣小傳曰愠怒也覯閔既多覯溝

揫之上○傳

之去○草蟲傳曰覯遇也○傳曰閔病也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傳曰靜安也○蘇氏曰言辟寤辟有摽辟音闢摽飄之上○傳曰辟拊心也摽拊心貌○今曰摽本訓擊故摽然為拊心貌也

君子見遠識微憂先於事小人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見君子與已異趣則常疾視於君子故君子憂國之心悄悄然反見怒於羣小也君子遇小人讒譖之病既多矣小人反從而侵侮之受侮不少見君子孤而小人衆也靜而思之寤覺之中辟拊其心而手摽然痛國事之至此也

日居月諸疏曰居諸者語助也○箋曰日君象也○李氏曰君猶日臣猶月也日月皆迭微是失其常度胡迭而微疏曰迭更也○箋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食朔月食望日乎月乎何為更迭而皆微也喻衛之君臣皆昏也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含垢忍辱如此是可以去矣而猶不去故靜而思之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箋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綠毛如字鄭改作褖音彖衛莊姜傷已也箋曰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曹氏曰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之曾孫也妾上僭上常之上濁○箋曰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曰衛莊姜詩平王時

莊公溺愛亂常實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夫婦治道之原申二南之義以垂世戒非取女子之怨也此詩莊姜所自作而屬邶風者蓋邶人傳詠之而采詩者得之於邶耳疏以為邶國之人作之令不從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傳曰綠間色黄正色間音澗○䟽曰綠蒼黄之間色黄中央之正色

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禒衣次之鞠衣黄展衣白禒衣黑皆以素紗為裏展音戰禒音彖○傳曰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當為衣而正色當為衣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曰憂雖欲自止何能止也

興也言此間色之綠也今乃為衣也猶此本妾也今乃使之嬖寵而尊顯也以間色之綠為衣而正色之黄反以為裏猶妾上僭夫人為所掩蔽也禍亂之原將在於此莊姜言我心之憂何由得止謂家國可憂

之事方來而未已也○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緑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緑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黄鳥白華不言黄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緑衣曰緑兮衣兮蓋緑字衣字皆有意義緑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點平聲

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傳曰上曰衣下曰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衣在上裳處下緑衣黄裏言掩蔽而已緑衣黄裳則

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女音汝治平聲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訧音尤○

傳曰訧過也

言此間色之綠也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為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為綠豈可復以為衣而加諸黄色之上乎譬既以為妾則不可僭嫡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使尊卑有序而無訧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凄音妻○疏曰四月云秋日凄凄寒凉之意也○箋曰妻旁二點者

從冰也寒也妻旁三點者從水也雲貌此凄其以風及鄭風風雨風雨凄凄四月秋日凄凄皆當從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暑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温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緑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朱氏曰莊姜作○箋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嬀音規衛桓公也○疏曰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

燕燕于飛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其羽差音釵又音雌○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曹氏曰差池言其相先後也之子于歸傳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疏曰之子戴嬀也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涕音體又音替○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興也（傳不言興令從朱氏）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别之義故以起興莊姜撫戴嬀之子平時與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相為先後而常相隨逐也今戴嬀大歸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我遠送于野而與之别稍稍更遠瞻望不及令人念之泣涕如雨之傾也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别之恨而弒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廣漢張氏曰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

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蘇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今送于野情不能已也燕鴻往來靡定別離者多以燕鴻起興如魏文帝燕歌行云燕歌之燕平聲餘並如字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謝宣遠送孔令詩云巢幕無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頡音纈頏音航○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曹氏曰言其相上下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箋曰將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除之上濁○傳曰佇久立也

雙燕之飛或頡或頏亦常相隨逐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常之上濁○傳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今考韻元在物下之下上聲也自上而下之下去聲也元在物上之上去聲也自下而上之上上聲也二字雖有上聲然皆上濁讀近去聲○曹氏曰言其相應和也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曰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言雙燕飛鳴上下而相隨逐也

仲氏任只任鄭去聲毛平聲○箋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語助也其心塞淵○李氏曰塞實也○傳曰淵深也終温且惠終始如一也○朱氏曰終言淑慎其身先君之思箋曰先君莊公也以朂寡人朂凶肉反○傳曰朂勉也○箋曰寡人莊姜自謂也

莊姜稱戴嬀之字曰仲氏爾能以恩信相親又其心塞實淵深終然温和恵順可謂善謹其身矣於其行也又以思念先君而勉我焉此章皆稱戴嬀之美以為别辭所以致其愛戀無巳之意末又述戴嬀相勉之辭雖以見戴嬀之賢而意緒黯然矣

燕燕四章章四句

日月衛莊姜傷巳也遭州吁之難去聲傷巳不見荅於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綠衣作於莊公之時傷已不見荅也日月終風作於州吁之時傷已逢其亂也

日居月諸李氏曰自古多以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箋曰日比君月比夫人之人是人也謂莊公逝不古處音杵○朱氏曰逝發語辭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桀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寧失不經之寧

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象之常如君與夫人之相須古之道也有如莊公不以古道相處故養成家國之亂何能有定苟能定則寧不顧我也言憂在於國而

不計其身之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李氏曰亦照臨下土之意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去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曹氏曰報荅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李氏曰言日與月迭出於東方也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曰音聲也良善也○今曰聲音言語也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言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已之意耳故為聲音言語解見假樂○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德音無良言莊公待已其聲音言語之間皆無善意

也令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詩之敦厚如此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李氏曰始則曰照臨下土既而曰下土是冒始則曰出自東方既而曰東方自出但顛倒其辭以便其韻耳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曰畜養也卒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朱氏曰稱述也

人窮則呼父母莊姜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我所憂若莊公所以待我者則不欲稱述之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日衛州吁

詩桓王時

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曰衛莊姜傷已不言為何時詩也後序以為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為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為州吁詩矣姑從毛氏

終風且暴傳曰終日風為暴終風暴疾也顧我則笑傳曰之也謔浪笑敖傳曰侮謔許約反敖去聲○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中心是悼箋曰悼傷也

興也莊姜言州吁之暴如終日之風既無休息而又暴疾也彼之氣習如此視我則以為笑侮戲謔放浪笑敖不敬我見其如是則亦自傷悼而已無如之何也

終風且霾音埋○傳曰霾雨土也雨音諭○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然肯來傳曰惠順也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曹氏曰悠悠長也

終日之風又雨塵土其暴甚矣時有順心肎來見我然不常來也彼不來則我亦不敢往當不往不來之時我則悠悠然長思之楊氏曰見侮慢則悖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音翳○傳曰陰而風曰曀不日有曀箋曰有又也○今曰如春秋書十有一年及孟子聖人有憂之之有寤言不寐蘇氏曰言辭也願言則嚏音帝○箋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疏曰內則云子婦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噦音越噫於界反咳音慨

終日之風且陰曀矣望其開霽不旋日而又陰曀喻

州吁之暴無有休息也莊姜言我為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嚏也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於母故願其嚏而知巳念之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虺音毁○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詩記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今日猶輿懐之懐言心之感動也

州吁之為不善如常陰曀曀然其暴若靁聲虺虺然將發而未震我為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思

懷我而悔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去聲而平陳與宋箋曰平成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曰衛州吁詩威王時○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兵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耳

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觀擊鼓之詩衆仲之言信矣

擊鼓其鏜音湯○傳曰鏜擊鼓聲　踊躍用兵今日踊亦作踴跳也躍跳躍也踴躍言喜之之意　土國城漕音曹○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　我獨南行

鼓以進衆為三軍之號令所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今聞擊鼓之聲鏜然乃是州吁踊躍而喜於用兵也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州吁乃踊躍自喜故國人怨之言衛國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邑非不勞苦然猶處境内也今我獨南行而伐鄭則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内興

工役外事兵爭衛人安能無怨乎○載馳傳云漕衛東邑葢以定之方中序言東徙渡河野處漕邑知為衛東之邑故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漕邑在河南也譜疏又以載馳露於漕邑為鄘風知漕邑在鄘也然則擊鼓土國城漕泉水思須與漕皆為邶風者詩得於

邶耳

從孫子仲 疏曰仲字也文謚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詩記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有忡音充○疏曰忡忡為憂之意出車云憂心忡忡

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令從孫子仲以平陳宋所從非其人也憂其南行而不得以歸故憂心忡忡然

爰居爰處音杵○箋曰爰於也爰喪其馬喪去聲○錢氏曰自知必死也不言死惟言喪馬蓋婉辭于以求之箋曰于於也于林之下

士卒將行知其必敗與其室家訣别曰汝在家居處矣我必死於是行而喪其馬矣身死則馬非我所有

唐人詩所謂去時鞍馬別人騎也汝若求我其於林之下乎言死於林下也○舊說不知於何居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可通至斯干爰居爰處說不行矣詩經爰始爰謀爰衆爰有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為皆發語之辭爰居爰處言居者之安爰喪其馬言行者之苦觀下文其意可見

死生契闊契音挈○今日漢書間何闊注云久闊不相見則契闊為間闊之義也傳以契闊為勤苦今不從與子成說今如字舊音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曰偕俱也承上章訣别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生自此間闊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老不謂今日便為死生之别怨辭也于嗟闊兮于音吁不我活兮傳曰活生活也于嗟洵兮洵音絢○傳曰洵遠也不我信兮信音申歎從令之間闊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婦相違

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母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

䟽曰凱樂也○釋天曰南風謂之凱風○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

吹彼棘心

曰棘酸棗也○山陰陸氏曰棘性堅彊貴風之長養者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

時也魏風云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朱氏曰棘難長而心又其稺弱而未成者也○經有二棘考見楚茨

棘心夭夭箋曰喻七子少長○夭夭鮮見桃夭母氏劬勞傳曰劬勞病苦也

興也棘至夏始生是難長之木故必待凱風吹之而後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稺弱之棘心至於夭夭然少長則風之為力多矣興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氏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夭夭言劬勞○凱風棘心傳箋及疏皆不指為何木唯園有棘毛氏以為棗

陸農師以為酸棗又釋木棗注引孟子趙岐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箋曰令善也

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凱風吹彼棘心至於成薪可見長養之功而所吹之棘非美材僅堪為薪猶母氏養我七子至於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言七子之中苟有一令善之人

則母亦不舍之而欲嫁也子之成立由母之德故於棘薪言聖善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音峻○傳曰浚衛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邑人賴之以生養有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使母勞苦而求嫁是寒泉之不若負罪引慝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説可謂幾諫矣

睍睆黄鳥睍賢之上聲睆還之上聲○傳曰睍睆好貌○箋曰興顔色説也○錢氏曰光鮮貌○槃曰檀弓華而睆睆明貌也睍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説以為黄鳥之聲載好其音疏曰載則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曰慰安也

睍睆然鮮明者黃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子乃不能慰安母心是黃鳥之不若言莫慰母心乃所以深慰之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疏曰宣公晉桓公太子淫亂不恤國事疏曰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軍旅數起數音朔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朱氏以此詩婦人所作非國人所為今從之

雄雉于飛朱氏曰雉野雞善鬭泄泄其羽泄音曳○傳曰鼓其翼泄泄然○今曰泄亦作曳泄泄舒散也我之懷矣朱氏曰懷思也自詒伊阻傳曰詒遺也伊維伊助語也○朱氏曰阻隔也遺音位○疏曰

興也此詩及兎爰雉離于羅皆言從軍之人故以善鬭之雉興之大夫久役其妻怨曠言雄雉于飛泄泄然舒張其羽雉初飛則張其翼喻其夫始往從役之時也雄者飛而雌者留喻其夫從役而已留在家也

我令思之乃自取令之阻隔悔不從行也曾氏曰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此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常之上濁○下上鮮見燕燕展矣君子傳曰展誠也誠實勞我心

上章言奮翼初飛之時此章言但聞其音之下上則飛去漸遠矣誠然此君子實使我思之而勞心也○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

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朱氏曰來歸也

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日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不求忮音至○傳曰忮害也何用不臧

不欲斥國君而呼其夫之同寮告之言我婦人不知如何為德行也我但知人若不忮害不貪求則無往而不善譏其用兵非忮則求國人所患也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匏音庖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曰衛宣公詩桓王時○踈曰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

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箋曰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諸詩著衛滅之由也

匏有苦葉 曰匏者苦匏也短頸大腹者也非瓠也○山陰陸氏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云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詩云酌之用匏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云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 濟有深涉 濟音祭○傳曰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 深則厲 傳曰以衣涉水為厲○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 淺則揭 音器○傳曰揭褰衣也

興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令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既無匏可腰而濟渡之處又有深涉則未可以渡也令曰深則吾以衣涉水而為厲淺則吾褰衣而為揭不問水之淺深惟欲渡也喻宣公不顧禮義而惟求遂其慾也○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皆刺宣姜知此非宣姜者宣姜淫亂在宣公既卒之後此言公與夫人竝為淫亂知非宣姜此時特為公所要耳

有瀰濟盈瀰音救○傳曰瀰深水也有鷕雉鳴鷕音杳○傳曰鷕雌雉聲也濟盈不濡軓音犯凡之上濁○疏曰軓車軾前也由輈以上為軓○今曰舊音宄非也音宄者車旁從九謂車轍也法也音犯者車旁從巳車軾前也少儀云祭左右范注云范軾前也彼軓作范雉鳴求其牡

涉深無不濡之理今有瀰然濟水之滿而涉者自謂不濡其車軓與宣公惟求遂其慾而不自知其汚惡也鳥鳴皆雄求其雌今有鷕然雉鳴之聲乃雌雉之求其雄與夷姜宣淫不知羞惡也○傳以為飛曰雌

雄走曰牝牡然詩有雄狐書有牝雞飛走通也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

雝雝鳴鴈傳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旭許玉反○傳曰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昕音欣○箋曰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疏曰旭然始旦之時旭者明著之名故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為大昕○釋文曰旦早也士如歸妻箋曰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迨冰未泮音判○傳曰泮散也○疏曰冰未散正月以前○今曰昏姻以秋冬鮮見陳東門之楊

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有雝雝然和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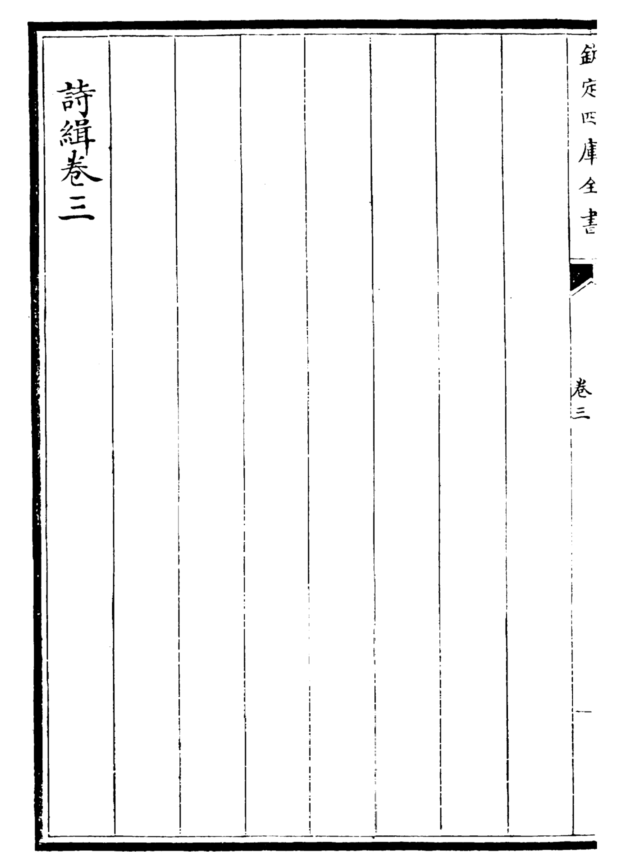
鴈於日出旭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散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國君而肆情犯禮乎

招招舟子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也人涉卬否卬音昂○傳曰卬我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曰須待也

一章二章皆以徒涉喻犯禮此章以待舟喻得禮人皆徒涉我獨招舟子而不徒涉既待舟而後濟又須待我友而同濟喻人必待禮而行又以配耦相從也

刺公與夷姜犯禮相求非其匹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三

謹案卷二第三頁前七行夫人可以奉祭祼案各本毛詩注疏祼俱作祀此作祼葢祀祼字古通

第九頁後六行白者棠刋本者訛甘據爾雅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為數刋本紽總訛總紽訓訛紃據毛詩疏改

第十七頁後八行鋭曰伐刋本鋭訛疏據毛詩疏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二行故言参伐也刋本参伐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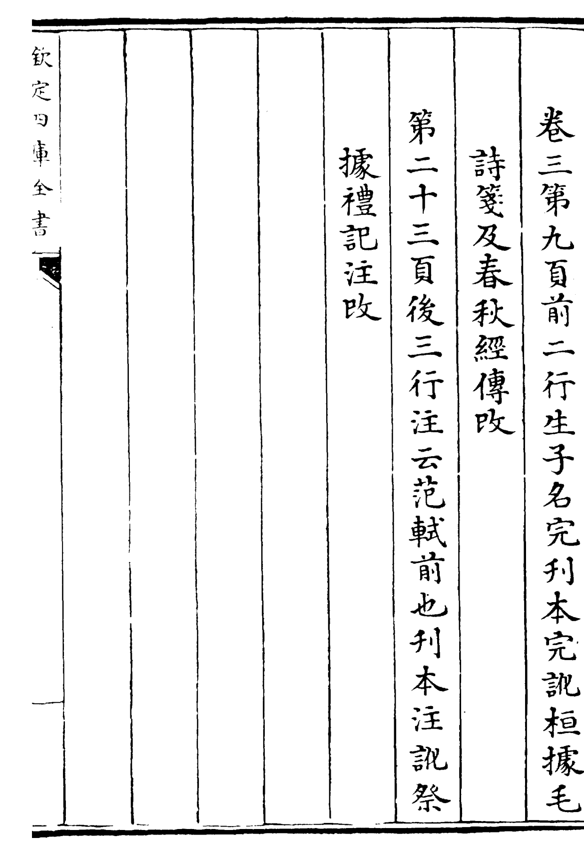
伐參據毛詩疏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是士無姪娣刊本姪娣訛娣媵據毛詩疏改

第十九頁前二行小洲曰渚刊本小訛水據爾雅改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則車用厭翟刊本用訛下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凡木華皆先合而後開刊本皆訛之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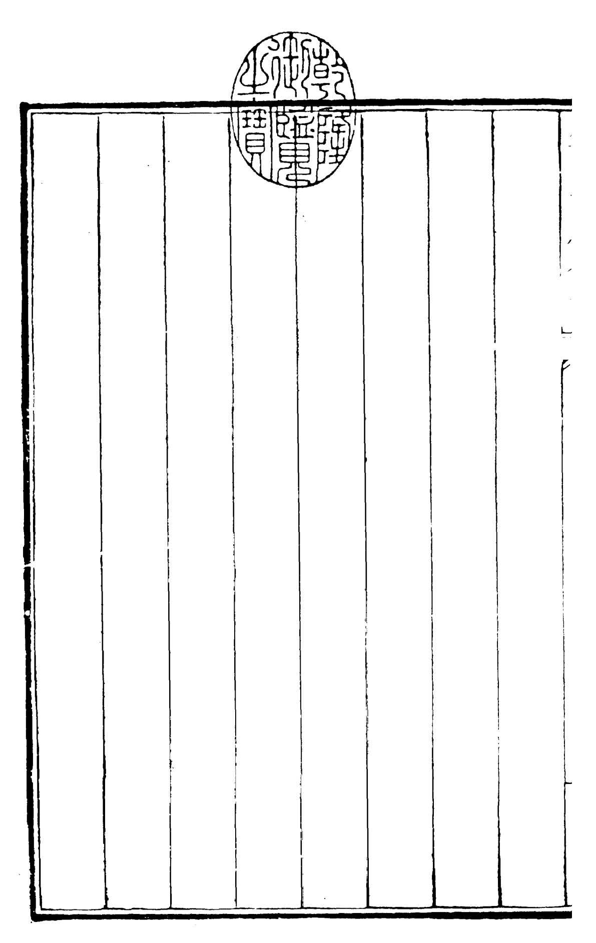


卷三第九頁前二行生子名完刋本完訛桓據毛

詩箋及春秋經傳改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注云范軾前也刋本注訛祭

據禮記注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符國琛

謄録監生臣黃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四

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四

宋 嚴粲 撰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矣曰衛宣公詩桓王時○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

習習谷風錢氏曰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也○補傳曰谷風者由大谷而起也以陰以雨黽勉同心黽音閔○粲曰黽勉猶勉彊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彊為之皆謂之黽勉此詩言勉力耳不宜有怒采葑采菲葑音封菲音匪○葑曰葑蔓菁也菘類也蔓音

萬○釋草曰須葑蓯音總○釋文曰郭璞云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蔓音萬本又作蕪菁音精○䟽曰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曹氏曰本草圖經云蔓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菘子種之北土初一年半為蕪菁○菲曰菲葍類也葍音福○陸璣曰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内人謂之宿菜鬻音煮葸音息宿音夙○槃曰釋草云菲芴郭璞云土瓜也釋草又云菲葸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是郭以芴與葸菜為二物也陸璣以為一物即菲也芴也葸菜也土瓜也葍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葍葍也郭云根如指正白可啖芴似之芴音勿葍音富

無以下體

錢氏曰凡菜茹近地之莖葉多黄腐不可食

德音莫違

德音鮮見假樂

及爾同死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柔桑詩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盛怒之風也宋玉風賦大風盛怒於土囊之○注曰土囊谷口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我黽勉盡力於家事與爾同心爾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人之處事寧無小小違誤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黄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令爾心

有所溺而厭於我則我小有違誤無往不逢其怒是以惡而棄其善也○舊説谷風為生長之風以谷為穀固已不安又以習習為和調喻夫婦和同説此詩猶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頽頽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説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其涼喻虐風雨凄凄喻亂風雨漂揺喻危大風有隧喻貪故風雅二谷風邶下文言以陰以雨喻暴怒猶終風且曀喻州吁之暴也雅

下文言維風及雨喻恐懼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茾苢傳曰薄辭也○傳曰畿門内也○詩記曰韓愈譴瘧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誰謂荼苦荼音徒○傳曰荼苦菜也○桀曰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顔氏家訓云荼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荼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其甘如薺薺之上濁○詩記曰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羮亦佳宴爾新昏傳曰宴安也如兄如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我行道

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已無恩之甚誰謂荼菜苦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荼猶甘如薺菜甚言已之苦也故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恩如兄弟以新棄舊矣○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緜堇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鮮見良耜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鮮見出其東門鴟鴞

予所捋荼傳云荼苕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蕍音蒿亂頑之去聲

涇以渭濁疏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入渭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开苦見反又音牽○又地理志隴西首陽縣注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京兆縣也○詩記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湜湜其沚湜音殖○說文曰湜湜水清見底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傳曰屑潔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毋逝我梁毋音無○傳曰逝之也梁魚梁○疏曰毋禁辭有狐傳曰石絕水曰梁敝笱云敝笱在梁候人云維鵜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

鶖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皆非橋梁矣蓋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　毋發我笱音苟○今曰笱捕魚竹器　我躬不閱音悅○傳曰閱容也　遑恤我後箋曰恤憂也

涇濁而渭清令涇反以渭為濁何不視渚沚之處湜湜然其清見底而誣以為濁可乎喻新昏不善而反以我為不善由夫為其所惑也令其夫安於新昏不以我為潔而與之我雖見棄猶念其家之物謂新昏毋往我魚梁毋發我魚笱既而自歎曰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解見漢廣 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泳解見漢廣○朱氏曰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浮水曰游

匍音蒲匐白服二音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棄婦陳其往時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難易皆盡心力而為之如水深則或乘方泭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彊勉求為之耳不特治其家如是又周睦其鄰里鄉黨凡民有凶禍之事則匍匐以救之我於汝家可

謂盡力矣

不我能畜許六反○傳曰畜養也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賈音古售音授○韻釋曰售賣物出手也昔育恐育鞫音菊○錢氏曰育養子也○傳曰鞫窮也及爾顛覆音福○箋曰顛覆盡力於衆事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於汝家勤勞如此汝既不能畜養我而反以我為仇讎其心既阻絶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食指之衆也故與爾顛覆盡力以營家業令既生育

矣乃反比我於毒螫音釋毒螫也惡而棄之此婦人有子而被棄也

我有旨蓄傳曰旨美也○箋曰蓄聚也○疏曰冬月蓄菜也亦以御冬御如字徐音禦○傳曰御禦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洸音光潰音績○傳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項氏曰說文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潰考見召旻既詒我肄音異○箋曰詒遺也○程子曰肄習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塈音餼韻又音曁○傳曰塈息也

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至春蔬新美

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厚則棄我矣洸洸然武潰潰然怒既遺我以暴而習以為常矣曾不念我昔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共艱苦也○舊説追言始時接禮之厚尋繹上下文意不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箋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陳氏曰黎在上黨壺關縣蓋衛附庸也故此二詩黎

臣所作而得為衛也其臣勸以歸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補傳曰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時狄已退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望衛之助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式微式微箋曰式發聲也胡不歸微君之故胡氏曰微不有也故猶事也○李氏曰以微視之如無有也胡為乎中露今日中露猶中林中谷倒其辭也傳以中露泥中皆為衛邑令不從○王氏曰言有露濡之辱而不見芘覆○李氏曰凡人之失國者曰越在草莽

黎侯為狄所逐寓于衛而又不見禮微之又微者也

故言微乎微乎君何不歸乎彼以微視吾君之事如無有矣失國大故也衛人以微視之不以吾君之事為事也無望其救患矣君何為處此露中乎言徒取霑濡之辱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王氏曰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李氏曰卑賤曰辱在泥塗

衛人不唯輕視吾君之事且輕視吾君之身矣何為處此泥中乎言徒取陷溺之辱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旄音毛責衛伯也曰牧下二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率衰之去○箋曰衛爵每稱侯今云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云五侯九伯侯為牧也○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亦十國為連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不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當言責衛牧也

黎之臣

子以責於衛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衛世家康叔之後皆稱伯至頃侯稱侯太史公以為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非之云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至子康伯即稱伯者謂為牧下二伯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

旄丘之葛兮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丘何誕之節兮傳曰誕闊也叔兮伯兮補傳曰叔伯尊稱也何多日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及其後也葛長而節闊故歎云何其節之闊也感寄寓之久也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

何其處也處音杵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朱氏曰或有他故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與同救

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他故何為不見救乎宛轉委曲以盡人之情也

狐裘蒙戎傳曰大夫狐蒼裘○朱氏曰言客久而裘敝矣○今曰左傳蒙戎作尨茸尨又音蒙杜預註云亂貌言裘之敝也如蘇秦說秦不行黒貂裘敝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始望其有相與同救者既久而不來則姑以為有故而未暇及其終不見救也乃以情責之言我黎之臣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壞蒙戎然雜亂其藍縷之狀可

見矣所寓在衛之西非不乘車而東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我同其憂者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已耳不知夷狄無厭唇亡齒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之衛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熒澤之敗○黎在衛西為狄所逐入衛境而寓亦在西耳故往衛則東舊說越衛國而寓于東非也

瑣兮尾兮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流離之子令曰流移他處離去本國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音又○傳曰褎盛服也○曹氏曰漢策令子大夫褎然為舉首顏師古註云

褎然盛服貌○箋曰充塞也

言瑣細兮尾末兮此黎之君臣乃流離遷徙之人也亦可憐矣而衛之諸臣曾不念之凡盛服則有瑱名為充耳非真塞其耳也此責其不能聽已之訴遂譏其褎然盛服如真以瑱塞其耳而無聞也至是然後盡其辭焉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箋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

官而善焉故號樂官為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曰衛宣公詩戚王時

簡兮簡兮箋曰簡擇也**方將萬舞**箋曰將且也○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即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日之方中**疏曰祭祀旦明行事不用日中此為教舞也**在前上處碩人俁俁**音語○傳曰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公庭萬舞**

衛君簡擇其人方且以為萬舞而習之當日之方中在舞位之前列者有碩大之人俁俁然容貌之大在公庭而為萬舞也此人氣體充偉所養可知又在日中至明之時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況在側微者乎是可刺也曹氏曰賢者在稠人之中如珠之在沙玉之在石豈難識哉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朱氏曰轡今之韁也○如組解見鄭大叔于田左手執籥音藥○傳曰籥六孔○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疏曰郭璞云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

云七孔鄭於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三孔賔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是也右手秉翟音狄○疏曰翟羽謂雉羽也赫如渥赭音握者○傳曰赫赤貌渥厚漬也○箋曰赭丹也○疏曰秦終南顏如渥丹公言錫爵箋曰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煇音運胞音庖閽音昏○疏曰皆祭統文彼又云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註云煇周禮作韗葢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為鼓鮑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為甲吏也鮑音朴

此章述賢者才藝之美有力如虎言其才武也執轡如組文之齊比言其藝能也賢者才藝如此今乃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此碩人容色赫

然而赤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以待賤者之道待賢也

山有榛音臻○陸璣曰榛栗屬也字或作蓁木有二種○山陰陸氏曰實如小栗隰有苓音零○傳曰下濕曰隰○釋草曰蘦大苦○孫炎曰今甘草也○山陰陸氏曰一名國老○粲曰即唐釆苓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今曰西方西周也左傳宣公晉以隱四年即位周已東遷故思西周○箋曰美人賢者○詩記曰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西方美人指西周之人物也彼美人兮指衛之碩人也詩人將美衛之賢者先述西周人

物以擬之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山澤之生草木猶
盛朝之出人物也令我所思者誰乎唯思西周之美
人也人物盛衰與世道相為升降唯西周全盛之時
乃有厖碩之材東遷以降則人物眇然矣下句乃美
衛之賢者言彼衛國之美人真西周之人而非令世
之人也西周之時乃有此人物不謂於衛之偏方下
國而見之也序所謂可以承事王者也極言賢者人
品之高見衛之不用可刺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音現○曰衛宣公詩桓王時○箋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氏曰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泉水竹竿俱衛女思歸而分屬邶衛者皆采詩者隨所得之地而繫之也

毖彼泉水毖音祕○傳曰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洪城之百泉也亦流于淇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慮音廬○疏曰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云亦流于淇

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奥三國皆言淇也○今日前漢地理志河内郡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林慮即河内隆慮縣改曰林慮也衛氓云送子涉淇竹竿云淇水在右有狐云在彼淇梁衛風言淇不止淇奥共音恭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曰靡無也孌彼諸姬孌音臠○傳曰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謂娣姪也聊與之謀箋曰聊且略之辭

興也衛女思歸于衛言彼毖然而流之泉水亦流入於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于衛是泉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於衛無日而不思矣有孌然美好同姓之娣姪聊與之謀其可歸否以其從已同來故與謀之

出宿于泲擠之上○傳曰泲地名○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臨邑有泲廟師古云泲即濟水字○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飲餞于禰泥之上○傳曰祖而舍軷朱氏曰自衛來嫁所經之道飲酒於其側曰餞禰地名女子有行曹氏曰行出適也軷音跋○軷觧見生民○今曰列女傳魯寡陶嬰黄鵠歌云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遠父母兄弟遠去聲問我諸姑傳曰父之姊妹稱姑遂及伯姊今曰姊稱伯姊猶兄稱伯兄也

泲禰衛之郊也衛女思歸追念其始來嫁之時出宿于衛地之泲飲餞于衛地之禰既以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不復得至鄉國之地矣今父母終唯

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者也○今考衛成公後遷東郡濮陽泲屬東郡則亦衛地也禰無所見與泲竝言亦衛邑可知戕以泲禰皆為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今不從不若王氏朱氏為長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曰干言所適國郊也○朱氏曰適衛所經之地 載脂載舝 音轄○疏曰載則也○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今曰脂言塗脂也舝言設舝也離騷舉干軑而並馳朱氏集註云軑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按廣韻鎋舝同釋云車軸頭鐵也韻畧十五轄亦作鎋見軑即舝也車不駕則脫軸頭之舝將行乃設之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軑音犬 還車言邁 還音旋○今曰還復

返也○傳曰邁行也遄臻于衛遄市專反傳曰遄疾也臻至也不瑕有害箋曰瑕猶過也干言所嫁國之郊也上章言自衛來嫁之時宿餞于衛地之泲禰此章言復欲歸衛則亦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為我塗脂為我設舝回轅而行則疾至於衛矣未為瑕過而有害也何為不可歸乎此女子纒綿之情也○泲禰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泲禰之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為嫁時曾宿餞之地也干言之下以遄臻于衛言之則為思歸而欲宿餞之地也言向

由泲禰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干言宿餞而歸寧乎東郡有發干縣曹氏疑即此干衛後遷東郡則亦衛地然與下文還車意不聯屬不若毛氏朱氏為長

○讀詩者但以載脂載舝為以脂膏塗其舝兩載字不分明載脂謂未設舝於車之時先以脂膏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也載舝謂塗舝既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也載脂一事載舝又一事毛氏云脂舝其車以二事言也

我思肥泉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補傳曰肥泉同出而異歸猶我雖出於衛而不復歸兹之永歎思須與漕音曹○傳曰須曹衛邑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須句國也句音劬○今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擊鼓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曰寫除也○今曰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云器之漑者不寫

肥泉自衛而來所渡之水也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之邑也故又悠悠然長思之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寫除其憂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日衛宣公詩威王時

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蓋皆賢勞猥賤之事非諫行言聽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今日殷殷憂之衆也　終窶且貧　窶渠之上濁○釋言曰窶貧也○李氏曰窶貧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　莫知我艱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忠臣行役出自北門言我心之憂殷殷然衆多我

仕不得志貧而又貧誰知我遠役之艱苦者蓋從事獨賢之歎也然歸之於命故自決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無所歸怨也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禄也

王事適我箋曰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傳曰適之也政事一埤益我埤音皮○錢氏曰一猶專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音責○傳曰埤厚也　曰讁責也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命役使之事既適於我矣衛國之政事又專埤厚

增益於我矣我行役自外而歸而室家之人交徧責我見其勞苦而不免於貧家人婦子之情不能無怨也然忠臣歸之於命而已夫勞而不辭貧而不怨室人交責之而不易其守非忠臣乎哉補傳曰役使不均上不見知室人交責下亦不見知是莫知我艱也

王事敦我傳曰敦厚也○釋文曰韓詩云迫也政事一埤遺我遺音位○傳曰遺加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曰摧沮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程子以此詩為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相攜而去也

北風其涼傳曰寒涼也雨雪其雱雨音諭雱音滂○今曰自上而下曰雨○傳曰雱盛貌惠而好我好去聲○今曰以恩惠相與也攜手同行其虛其邪余徐二音○程子曰虛寛貌邪緩也既亟只且亟音棘只音止且音沮之平○傳曰亟急也○程子曰只且辭

也

興也衛之虐政如北風之寒涼而又雨下其雪雱然而盛其虐甚矣我將與所親厚之人以恩惠相好者攜手同行去而避之也是尚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既急也哉不可不速去也其虛其徐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復可以少留矣至此而後決為去計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李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

北風其喈音皆○傳曰喈疾貌雨雪其霏音非○傳曰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傳曰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今曰猶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莫黑言無有赤黑於此者謂最赤最黑也最赤者非狐乎最黑者非烏乎狐也烏也皆貪殘不祥之物見其色而可知矣猶衛之無道不難辯也宜速去之詩記曰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疏曰衛君宣公也夫人無德匏有苦葉箋曰夫人夷姜也○曰宣公詩威王時當時皆為淫泆之行故曰刺時其本則上所化也

靜女其姝音樞○曹氏曰游女閭閻負販之女不暇隱屏者也故時出於江漢之上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傳曰姝美也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音馳厨○今曰踟躕行不進也躊躇猶豫也踟躕亦躊躇之意

首章男女相期而未遂也靜女仕族處深閨幽靜之

中宜能貞潔自守者今淫風流行有靜女其色姝美約我於城隅隱僻之地既而失約不至故愛之而不得見搔其首而意踟躕然欲去不去也○或謂雖正靜之女亦俟我於城隅既已淫奔不得為正靜矣

靜女其孌音臠○傳曰孌好貌貽我彤管彤音同○箋曰彤赤也○李氏曰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解頤新語曰舊說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彤管有煒

音偉○傳曰煒赤貌說懌女美

此女贈男之物也靜女變然而美遺我赤色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而赤男子謂我非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音題○張子曰牧牧地也不耕種之牧地則多草木根芽○今曰歸孔子豚之歸猶贈也○傳曰荑茅之始生也洵美且異洵音荀○箋曰洵信也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此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來自牧地而贈此女

以荑此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荑矣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姑以是為美人之贈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箋曰伋宣公世子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要音腰○今曰要勒也遮也猶孟子使數人要于路之要○李氏曰宣公上蒸夷姜生伋為娶於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國人惡之惡烏路反而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二南變而為邶猶泰變為否也至新臺二子乘舟三

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泚音此徐七禮反○傳曰泚鮮明貌河水瀰瀰音敉○傳曰瀰瀰盛貌燕婉之求傳曰燕安也婉順也蘧篨不鮮蘧篨音渠除鮮上聲○傳曰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釋訓曰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疏曰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曰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蘧篨面柔者必低眉下人媚以容色似不能仰之人故名面柔者為戚施○曹氏曰說文以蘧篨為粗竹席竹席之為用常仰而不能俯也○箋曰鮮善也

此詩齊人所作也宣公作新臺泚然鮮明在河水瀰

瀰然盛之處齊女來嫁至此為公所要故齊人之送女者言我齊女之來本求燕安婉順之人謂伋也乃得此籧篨不能俯其疾不善之人謂宣公也以惡疾之人稱之深惡之辭也○燕婉之求自齊人言之故以籧篨戚施醜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也

新臺有洒 倠之上○錢氏曰洒鮮潔貌 河水浼浼 音每○錢氏曰浼浼水濁流貌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傳曰殄絕也○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

惡之欲其死齊人恚怒之辭也若衛人則非所宜言

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今日易離麗也註云麗猶著也蓋一陰附著于二陽之中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麗焉言所得非所求也猶我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為去聲○箋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

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

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啓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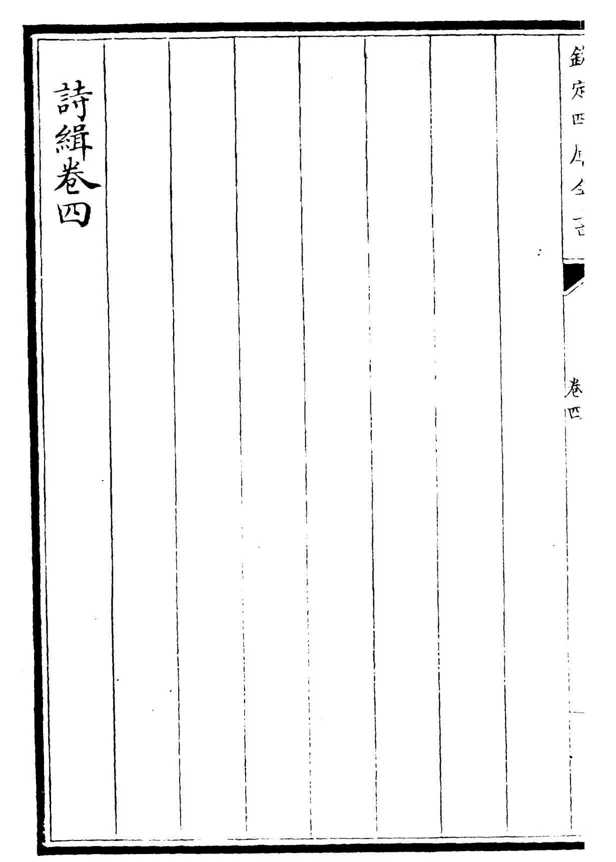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如字或音影　願言思子箋曰願念也　中心養養傳曰養養憂不知所定

自衛適齊必涉河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

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伋壽之事其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意具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曰逝往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怨之故曰不為瑕過而有害也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二子為不瑕有害怨之之辭也王氏曰二子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四